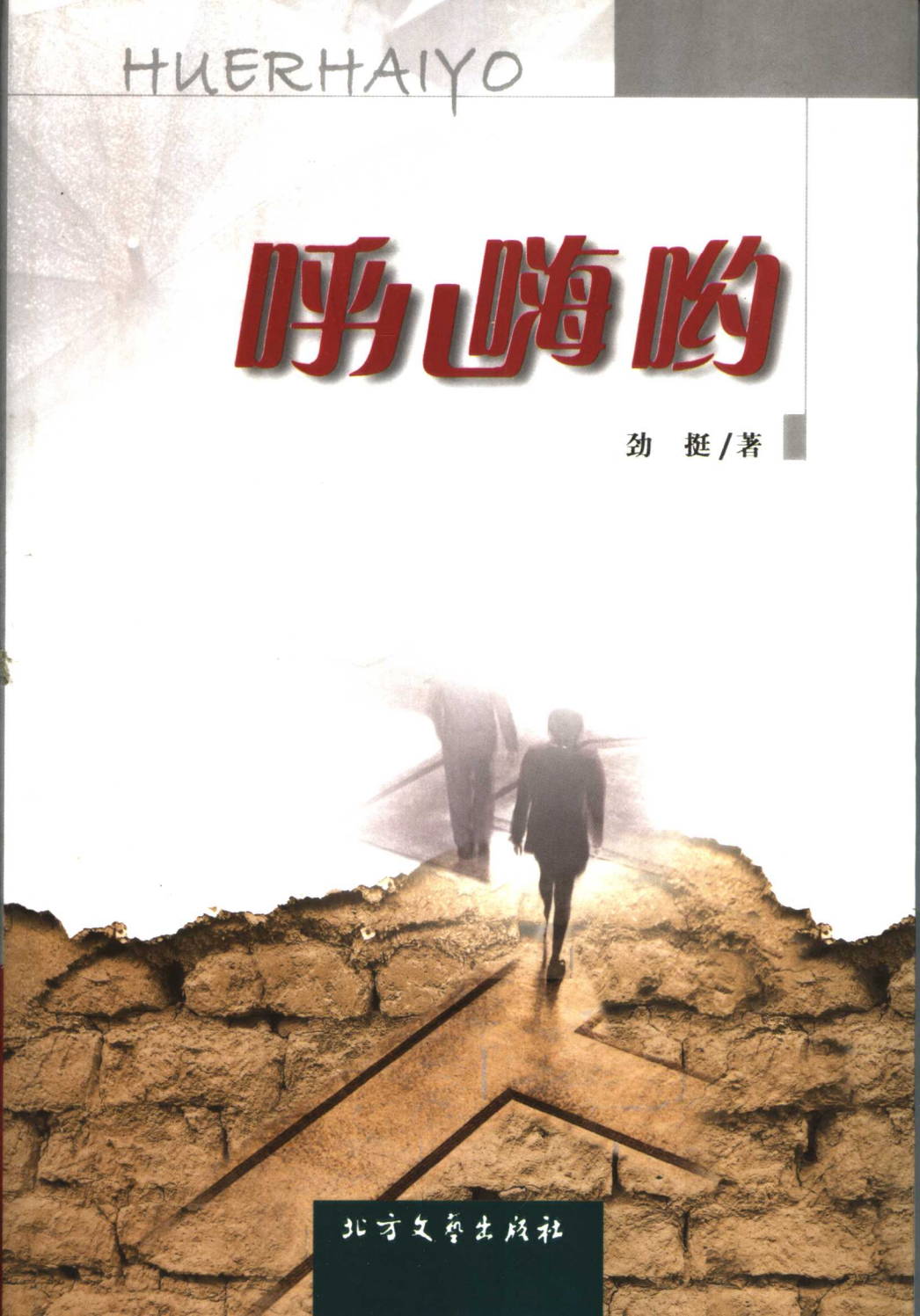


HUERHAIYO

呼嗨哟

劲 挺 / 著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features a silhouette of a person walking away from the viewer on a path that leads into a bright, hazy horizon. The path is flanked by rough, textured earth or stone walls. The overall color palette is warm, with yellows, oranges, and browns, creating a sense of journey and hope.

北方文艺出版社

呼嗨哟

HU HA IYO ©

劲挺◎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呼儿嗨哟 / 劲挺著.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03. 1

ISBN 7-5317-1577-5

I. 呼… II. 劲…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3511 号

呼 儿 嗨 哟

Hu Er Hai Yo

作 者 / 劲 挺

责任编辑 / 韩任伟 徐秀梅

封面设计 / 张 骏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2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牡丹江邮电印刷厂

开 本 / 850 × 1168 1/32

印 张 / 10.125

插 页 / 2

字 数 / 240 千

版 次 /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1—8 000

定 价 / 16.00 元

书 号 / ISBN 7-5317-1577-5/I·1500

作者简介

劲 挺 1951年生，陕西延安人，陕西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俗学会会员，出版有散文集《延安风土记》、《爱的别墅》和部分中、短篇小说。现供职于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 独具慧眼的著名作家章浪发现了马镇的潜在价值，建议市政府引资开发，得到了市领导的采纳。故事围绕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改革思路展开。配合市政府的这项中心工作，乌兰市的作家们表现出各自不同的心态。章浪感悟到了其中的危机，家庭的解体，朋友们的抱怨，他把自己越来越搅到了矛盾的中心而不能解脱。小说真实而立体地刻画了世纪末文化人在社会经济变革中的热情与无奈。同时也表现了他们净化心灵、找回自我的过程。

人都有无奈的时候。乌兰城的作家章浪头一天到乡下去散心，就被请进了乡派出所。

这是个依山傍水的小村镇，西南面有条凉水河在村头绕了个大大的弯，将北边的山坡地掏出一个形似马蹄的半岛来，村子就建在这个马蹄上，村名也就叫了马蹄镇，现代人习惯了现代化的生活节奏，马蹄镇又被叫做马镇。听老人们讲，马镇自古以来就是京畿的门户，从乌兰城的王祥门出来往西域去，头一站就在马镇驻足。当年唐僧西去取经，路过马镇时，还曾在村后险崖畔的石壁上写了两个大字：如是。只是当时用啃过的西瓜皮写的，也就保存了个把时辰。是不是真有其事，谁也说不清楚，但章浪是认了真的。那天上午，他的同事——《世纪》月刊的主编筐子讲完老家的这个传说后，便邀请他去马镇。并且说：“凡事想开些，俗话说，四十岁男人一朵花，四十岁女人豆腐渣，没人稀罕你老婆，没听说鸟飞了，窝还能飞了？出去散散心，晾她几天就好了。我老家那块地方有灵气，待在那里有悟性，不信去试试。”

章浪说：“去就去，你别跟我提那事行不？我就是想去看看那两个字。人常说，雁过留声呢，那唐僧是何等人物，写了两个字能留不下来？只是我等这种凡夫俗子，天目未开，看不见罢了。”

马镇村子不大，住了二百多户人家，多数是农民。村里古树很

多,除龙王庙周围有十数株柏树外,清一色的中国槐树,遮天蔽日地将这二百户人家的屋宇埋在了树荫里。正是仲夏时节,阳光将这半岛形的村子涂抹得灿烂辉煌。村头的一棵古树下蹲着几个老头聊天,章浪便凑了过去。他是个极爱与人谈天说地的人,说话间,看见一位老汉的烟袋锅上吊了一只白色的玉石小狮子,便要过来多看了几眼。这狮子雕得精致传神,大狮子歪着头,一对眼睛含情脉脉地看着背上的小狮子。章浪心里忽然涌出一股亲情,按传统讲,这题材叫太师少保,蕴含了一种期望升官进爵的寓意。这玩意儿有些年头了,白亮的玉石温润而光滑,表面泛出一层油脂似的光泽。章浪有些爱不释手了,便求筐子给他说合,想从老汉手里将玉石狮子买下来。老汉说:“这东西跟我快一辈子了,不能卖。”筐子就叫:“四爷,章浪可是你孙子的朋友,咱乌兰城里最有名望的作家。你老人家从收音机里听的那个《陕北婆姨》就是他写的,你卖给他,权当是给了孙儿一个面子。”话说到这个地步,老汉也不便再坚持,从烟袋锅上将玉石狮子解下来,递给章浪。章浪如获至宝,顺手掏了二百块钱说:“四爷这点钱孝敬你,买两瓶酒喝。”刘四老汉愣了一下,接钱的手停在了半空,心想这么个小东西,就值这么多钱,忽然意识到自己上当了,便从章浪手里将玉石狮子要了回去:“不卖不卖,我老汉还没过到卖家当的份上。”说话间拔腿走了。煮熟的鸭子眼看着飞走了,章浪十分懊恼,埋怨筐子:“你们马镇人咋是这种为人处事法?”

· 2 ·

这事很快在马镇传开,说是筐子家来了一个文物贩子。饭后,章浪和筐子正准备去村后寻访那两个大字,乡派出所的所长王占山来了。王所长挺着个大肚子,脸色沉重地冲着筐子吼:“狗日的,村里人说你带来个文物贩子。敢到俺这地盘上弄这事?走,跟我到所里去!”筐子赶忙辩解道:“不是那么回事,章浪是作协大作家、市人大代表,怎么会干这种事?”王所长拍拍吊在屁股后的手铐说:

“这世道，坏人都说自己是好人，我要不看在你是本村人的份上，就把你俩都铐了。”人在屋檐下，哪敢昂着头。章浪老老实实在地被关进了留置室。随后，他听见王所长仍然跟筐子吼叫，让筐子往乌兰城里打电话，让单位拿十万块钱来赎人：“没钱，就别怪我王占山不认乡里乡亲。”

再后来，筐子爹提了一篮鸡蛋、一只公鸡来看王所长。王所长说：“你儿子咋领了这么个人来？这几年乡里发案率下降很快，我指望着今年评个先进呢，这不是往我眼里揉沙子吗？东西你放下，我这不是对着你们。城里人有钱，罚他个十万八万的，就当让他们扶贫呢！你叫筐子去打电话，没有钱，别说他是做鞋的，是省长的小舅子也不行！什么叫秉公执法？那不是一句空话，要实打实呢！”

筐子爹唯唯喏喏地说：“听筐子说这个人有些来头，怕不是做鞋的，细皮嫩肉的像个读书人，说是个写书匠。你老人家高抬贵手，关着不放人，我脸上也不好看。”王所长说：“你的脸值多少钱，鞋匠书匠都是匠，快走！”把老汉赶了出来。筐子看没有通融的余地，只好跑到邮电所往乌兰市里打电话。这天正好是星期五，单位大部分人都下班了，电话没人接，打传呼也返不回来。直到晚上八点钟才给老婆月河拨通了电话，让月河找各路熟人，重点是文联办公室主任唐贞，说明实情，解救章浪出狱。他知道唐贞是个能干的女子，门路广，在市里边经常走动，总会有办法的。“要快，时间拖长了，章浪受不了那份罪。”

开始，章浪并没有觉得有多难受，没戴手铐，没戴脚镣，手脚可以自由活动，可以打苍蝇，可以拍蚊子。有一阵，他还用香烟盒纸写了几段文字，记下了初进牢房时的那种新奇感受。夜色阴暗下来后，天气也渐渐凉了。村子就在河边上，有一股冷森森的潮气直往屋里灌。他觉得冷，连忙把筐子爹送来的棉大衣披在身上。还

算不错，墙角放了只水罐，有半罐子凉水，他抱起来嗅了嗅，没什么异味，实在渴极了总能喝几口。只是蚊虫太张狂，弄得人难以忍受。铁栅栏门的上方，一盏昏暗的电灯，吸引了无数的飞虫，一只蝉撞在灯泡上，发出一声短促而响亮的哀鸣，随后便跌落到地下。章浪连忙用手按住，那蝉又发出一声鸣叫。他将蝉翼拉开，对着灯光欣赏了一会儿那轻纱般的结构。同是天涯沦落客，他苦笑了一下，将那蝉放了生。他怎么也没想过，在这一生中，还会有这种生活体验。至于案情，他在一进这门坎的时候就想到了，自己没有犯法，别说那玉狮子没买成，就是买成了也没什么了不得的事。乌兰城里的八仙宫就有古玩市场，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买卖古董，没听说有什么不合适的。乡下人眼窝浅，只是没见过世面罢了。

当晚无事，王所长也没来探望。有个姓刘的小警察来跟他说，筐子正往市里打电话，找人救他出去。章浪说没事的，他想睡觉，便蜷了身子，盖着大衣很快睡了过去。一觉醒来，天快亮了，窗外有几颗星星依然悬在天上。这一夜，他睡得十分实在，依稀回到了二十余年前的章家山，他那个贫穷而荒凉的故乡。自己也奇怪怎么会有这种感觉。门外，凉水河的水流冲击在河岸的石崖上，发出汨汨声响，像拨动了一根永不停歇的琴弦。太奇怪了，人坐在牢房里反倒觉得安全，是不是自己的神经出了问题？他起身，伸了伸胳膊。河对面的清凉山上，有几处电灯，闪着惨淡的光。天快亮了，未来的一天会怎样，谁能说清楚？他想再写几段文字，手头没有纸，香烟盒也用完了，只好把背心脱下来，用圆珠笔在上面写。文人命苦，什么时候都扔不了笔杆子；文人可怜，没有人逼你工作，永远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不知不觉，他写到了早晨七点多钟。有人来拉灭电灯，见他写字，手扒着铁门瞪大了一双困惑的眼睛。或许是弄不懂这城里人和农村人咋就不一样，坐了牢非但不哭不闹，不喊不叫，不骂人，不求饶，还往衣服上写字呢！

筐子一早就来送饭。篮子里放了两只白面蒸馍，一碟小葱拌豆腐，半罐小米稀饭，这是章浪平时最爱吃的早餐。吃饭间，筐子对章浪讲了营救的情况。章浪说：“迟一天早一天出去没什么要紧，待在里边安然的太忒。”随后，他又让筐子送几页纸来，他要在这牢房里写作呀。不知为什么，走进这铁门后文思泉涌，恐怕是有一部重要的作品要问世呢！他让筐子把背心给他带回去妥善保存，回乌兰后，把衣服当件艺术品挂在墙上，作为他对马镇的回忆。

筐子见章浪没把这事看得很重，忽然也觉得轻松了不少，只是怪乌兰城里这帮哥们儿姐们儿太没用，关键时一个也抓不住，都醉死在灯红酒绿里了。还好，上午十一点钟，唐贞开辆车赶来了。她一见筐子的面就嚷：“你们他妈的干出什么好事了，叫人家给抓起来了？乌兰城那么大，不够你们闹腾，还要到乡下来作践老百姓！”筐子被骂得一脸白黑，头尾不是，只好把唐贞领到派出所去见章浪。章浪说：“别这样一惊一乍的，我都不急，你着什么急？有这天赐良机，让我在这里安安静静待上几天。那乌兰城里有什么好？一天从早到晚都是些蝇营狗苟的事儿，烦死人。”唐贞当下就吊了脸子：“好好好，我就走还不行吗？人家大老远地来救你出去，反倒成狗拿耗子。出了这事，你老婆都不肯来。你就住在这里好了，让人把你关死在牢里！”说着，狠狠地踢了一脚铁栅栏，随后去找王所长。小小的派出所只有两位警官，那小警官，是刚从学校分配来的新手，说王所长昨晚喝高了，到现在还叫不醒，他不敢自做主张放章浪。筐子就劝唐贞说：“他愿住就住在里边，我看他是有病哩！等后天上班后，让市里来人解决。这王所长横行乡里也不是一两天了，不给他一点厉害，他不知道马王爷有三只眼。”唐贞哼了一声，说：“等到后天，蚊子都把他给咬死了。”她取出电话往乌兰城里拨，但没讯号，电池不足了。只好再去邮电所，几经周折，总算接通了市政府秘书长王炳仁的移动电话。王秘书长说：“我说怎么找遍

乌兰城没有他的音信呢，这两天市里来了重要客人要见他，我都快火烧眉毛了。告诉那个王所长，赶快把人放出来。奇怪，一个小小的派出所所长，不经批准，敢把咱们大作家关押起来？”唐贞说：“我看这个王所长也是昏了头，腰里有支枪，就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你还是采取点组织措施，别让我用这张脸蹭。”王秘书长说：“行，我这就去安排。”

不久，市里将电话打到县里，县里又将电话打到了派出所。小刘一脸的惊慌，赶忙去请示王所长。王所长酒醒了，正抱了只茶壶喝茶，见小刘急成这个样子，说：“没什么了不得的事，这号人我见多了，天塌下来有我顶着，你把人看好，别让他跑了，那可是十万块钱呢！”小刘左右为难，只好对筐子和唐贞说：“要不，我把门打开，就说是章浪借解手的工夫自己跑了，我背处分。”筐子说：“那不行，这要看章浪愿不愿意呢。请神容易送神难，你们这个所长有些太无法无天了。”不一会儿，王所长来了。他还是那样迈着稳健的步子，双手插在腰里，冲着筐子说：“钱拿来了？这小妮子好标致的，中午陪我去喝酒？”唐贞骂：“谁家的牲口圈门开了，跑出这么个畜牲，兵痞样，我看你就恶心。”王所长急了：“还有人敢骂我？铐了，不给点颜色你不知道大爷的厉害！”说着就拿身后吊着的铐子。小刘一看要坏事，连忙阻挡所长：“你冷静点。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脑子放清醒些！”好说歹说，把所长推回屋里。

章浪看外边这些人像演戏一般，觉得好笑。人这东西，千人千面，仔细揣摸其中三昧，的确有些意思。他对筐子说：“筐子你先带唐贞吃点饭去，既然市里已经打来了电话，迟一会儿早一会儿没什么要紧的，让我再写几行字。”唐贞一早赶来，这会儿肚子正咕咕叫，便听从了章浪的建议，和筐子上街道找饭馆去了。院里重又安静下来。章浪见牢房的四堵墙上胡乱写了许多字，有些句子不堪入目，心想自己来这里一趟也不容易，何不也留几个字呢？想了

想，写了一联：身行万里囚室中，眼高四海空识人。正写中，听见外头又是一声吼叫：“狗日的，你在墙上画啥呢？哎，学宋江，想造反？”章浪笑了笑：“哪能呀，看你这么凶巴巴的，我都快尿裤子了！”王所长龇着牙笑笑：“这话我爱听，你这人比他们聪明。哎，说实话，上头来电话让我放你，你到底是个人物，上头对你这么关照？”章浪也笑笑说：“没来头，乌兰草民一个，靠写几个字卖钱呢，没别的本事。”王所长若有所思，说：“这么说你真是个人物，你那字多少钱一个？”章浪又笑笑说：“没准的，一分二分也卖，万儿八千也有，那要看谁要呢！”所长情绪渐好，怪不得呢，这家伙从一进号子就写字，原来那是写钱呢！得，怪自己有眼无珠，不如赶快放了吧。回头一想，他的字那么值钱，就让他这么走了，总有些心里不甘，便让小刘打开牢门，说：“看来你真是个文人，这事我饶了你，不过你得写几个字留下，顶那十万罚款。我们乡下人，不信你的一个字就值那么多钱。放了你，你得记住欠我的情呢！”章浪觉得这个人粗是粗，还有点个性，就说：“行，我要写就得写好字，绝不糊弄人。笔墨伺候！”小刘赶忙取了笔墨纸张，章浪提笔凝神，将身子里的一股气运至丹田，一挥而就：山高皇帝远，庙小神灵大！某月某日乌兰草民章浪书。写完后，对王所长说：“切记，我这字不可损坏，一个字一万块，一共二十三个字，值二十三万块，扣除你的十万块罚金，你还欠我十三万块，就算我送你十三万块钱的礼，让你的子子孙孙都记住我这份情意。”王所长一看这字写得的确漂亮，又被章浪这么一说，高兴得眉开眼笑，连声说：“谢了谢了，早知道你这人这么神，我从昨天起就该让你写字的，那我一夜就成了千万元的大款了。”他挥挥手让章浪走，还叮咛，“下回别再犯错误了，年轻轻的，好好写字卖钱，要那么个石头蛋子干啥？”

公元一九九八年仲夏，乌兰城发生了两件大事。农历六月十五日晚上，一轮皓月挂在天上，几片白云，拥着月亮缓缓地移动。忽然，有人喊：“出玉兔了！出玉兔了！”行人纷纷驻足，将头仰望天空。果然，那轮圆月硕大无朋，黄色的环形山中，隐隐约约看见有什么东西在动作，似兔非兔。路人纷纷称奇，自然有人就开始大发感慨，看来乌兰市要有喜事了，眼下政通人和，老天有眼，这是在向世人昭示乌兰的美好前程呢！人群中，有个戴了墨色眼镜的人，也自然将头往天上仰去，看半天，没看出个什么名堂来，就说：“你们这些人，说梦话呢！月亮就是月亮，有什么个锤子玉兔呢！”听话的人就不依不饶他了：“你这个盲人，说甚胡话呢，没长眼也有发言权吗？”那人便把眼镜摘了，说：“谁说我是盲人？我这眼睛雪亮，能看穿天地万物，包括你的肠肠肚肚，怎么说我没长眼？”听话的人便说：“你吹牛也不怕把钟楼给吹塌，要真有这本事，你就隔着裤子看我长了几个蛋？”那人便把这人端详了一下说：“那我就说实话了，说了你别生气，你这人只有一个蛋！”一句话把这人说得愣在了那里，继而，脸一红拔腿便跑了，一边跑一边嚷：“不得了，我今日是遇到真人了！”于是，众人便都向戴眼镜的发问：“这人，你怎么知道人家就少了一个蛋呢？”戴眼镜的人也不再解释，加快了脚步往人圈外走，一边走一边说：“说笑呢。你们快回家吧，后半夜有大雨，防着点，别把你们老娘淹死了！”

果然，这晚子时以后，一畔乌云从西边天上涌了过来。一时间，乌兰城里飞沙走石，电闪雷鸣。居民们纷纷关门闭户，少数几家做夜市买卖的主儿，来不及收拾摊子，锅碗瓢盆被风吹得沿街打滚。几分钟后，一场罕见的暴雨夹着核桃大的冰雹袭击了乌兰城。

第二天,冰雹虽然没了,但大雨依然未停。街道上积了数尺深的雨水,低洼处交通中断,公交车开到水里立刻熄火。几处等待改造的低洼地居民点,住户房屋泡在一片汪洋之中。市政府防汛办、市政工程局、环卫处的领导急得像进了烤炉的小鸡。市政府开通所有的信息渠道,动员号召全市人民上街抗洪救灾,设法疏通管道排水,加固危房。当地驻军率先响应,将数万名子弟兵拉向抗洪第一线。同时,市政府还发出了告市民书,说据气象部门测报,这场雨还要持续几天。目前太平洋的负高压气流正在本市上空盘旋,市民要做好抗大灾、防大洪的准备,千万不要掉以轻心。突如其来的灾难,搞得一城人心慌意乱。第四天,大雨停了,不出一刻钟,乌云退去,一轮红日依然高悬在天空。所幸有市政府的及早提防和子弟兵的浴血奋战,乌兰市的损失微乎其微,只淹死了几个要饭的盲流。雨过一大片,雹打一条线。只毁了二百余亩菜田,市政设施基本完好无损。只是,明眼的人突然发现,市中心的钟楼上,往日金碧辉煌的金顶失去了光彩,变成了一根焦黑的柱子。这钟楼可是乌兰人的骄傲,明代万历年间修的报时建筑,位置正好在乌兰城的最中心。当时敲响晨钟暮鼓,住在城外十里八里的人都能听见。据说,当时建这钟楼时,万历皇帝还曾写过个巨匾:威镇西北。文革中,这个巨匾被红卫兵小将破四旧了,但钟楼却完整无损地保留了下来,成为乌兰城除城墙之外的一处重要的文物景观。南来北往的客人,来乌兰必登钟楼,否则就等于没来过乌兰。前些年,市里搞十大工程,将钟楼往日斑驳的彩绘重新绘画过一次,使其更加雄壮宏伟。每到晴日的早晨和傍晚,太阳光照射在金顶上时,犹如一个巨大的宝珠散射着光芒。如今,金顶变了颜色,莫不使全城的人感到困惑。一时,各种谣传四起。一说是有小偷趁着大雨,爬上钟楼顶,用刀刮去了黄金。乖乖,上次维修,政府从国库拨出了二十四斤黄金,二十四斤黄金值多少钱呀?还说,这几天的雨与

往日不同,滴在身上痒痒的,莫不是雨水中有什麼细菌。据说,有種细菌专门能吃金子,金顶上的金子可能被细菌给吃了。种种猜测成了市民们街谈巷议的话题。甚至有人打市长热线电话,要求派员调查事情的原因。市长本人也觉得事情有些蹊跷,便委派市府秘书长王炳仁组成由城建、文物、科协、公安等方面专家参加的调查组,着手调查此事。市长还在电视台亮相,接受主持人纪萍小姐的采访,要求全市人民集中精力赈灾。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往后还有大汛,希望大家不要在这件事上分散精力,相信政府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大雨过后的第二天,章浪才和唐贞、筐子回到乌兰。这次去马镇,前几日由于章浪被囚,后几日又遇大雨,三人在马镇待了近一个星期。好在,他们都不是那种无所事事的人,写作的余暇里,冒着雨游览了马镇周围的名刹大寺,去了凉水河上游的银盆水库建筑工地,日子过得很充实。章浪所遗憾的是他没能找着唐僧题下的字,但心还是没死。等过些日子,他要再来马镇寻找。会不会把地方搞错了?因为河对面的清凉寺左侧石崖上,有一处叫诗湾的地方,留有许多古代文人墨客的遗作,有些距地面太远,没有望远镜看不大清楚的。另外,那天从牢房出来之后,王秘书长催他赶快回乌兰,说是有位美国人要跟章浪会晤,但那天晚上开始下雨,马镇到312国道的那段路太泥泞,唐贞无法把车开上国道,只好作罢。而章浪也没把这事往心里放,一年里,迎来送往的客人太多了,事多了,人也就累了。

唐贞把章浪送到楼下后开车走了。章浪在门口踌躇了一下,然后取钥匙开门。这段时间他与妻子艾梅的关系比较紧张。妻子几次提出离婚,章浪没有答应,他主要是为儿子元耳考虑。自己一天忙于写作,外头应酬又多,离了婚,孩子由谁去管?他知道,当今中国这家庭,十有八九都是凑合着过呢,别人能凑合,自己也能,没

什么了不得的事。开了门，见艾梅穿了件睡袍，慌慌张张地跑出卧室，看见他先是一愣，问：“你不是坐牢了吗？咋这么快就出来了？”章浪说：“坐牢也不能坐一辈子，你巴不得我永远不回来呢！”“怪不得”，艾梅说，“我也不跟你斗嘴，咱们今个儿把事情挑明了。”说着，随手把卧房的门推开，“我这里还有一位呢。我艾梅明人不做暗事，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谁也别管谁。小崔，你出来见见我们大作家。”章浪往门里一望，见床边上坐了个人，再仔细一看，原来是自己曾经辅导过的一位业余作者崔和。他脑袋嗡地响了一下，差点气晕了：“好哇，我不在家你就偷汉子，还有脸跟我说！”艾梅说：“你还算个文人呢，什么叫偷汉子？人家小崔爱我呢，不像你，占着锅里的不吃，眼睛却盯着别人碗里的。自己的鸡饿得咕咕叫，把野鸡喂得肥肥的，你道我不知道。唐贞那个小妖精，跟你睡几年了，全城里的人都知道，骗谁呢？”章浪正色道：“你别作践她，人家可是良家女子，谁像你没皮没脸。”“良家女子？”艾梅撇撇嘴，“你打着灯笼到乌兰城里访一访看能找着几个良家女子？你们俩在一个办公室里，整天待在一起，关上门就是一家子，干些什么事，你心里最清楚。你进了局子，我都不急，她着哪门子急？”说话间，崔和从卧室里走出来，向章浪拱拱手说：“章老师你别生气。朋友之间，你夹我一筷子菜，我吃你一口馍，也没什么。我得马上回报社去。今天下午，王秘书长召集了个会议，要调查钟楼金顶失色的事情。公务重要，咱就不在个人问题上论个长长短短了。”钟楼怎么了？章浪一愣，连忙将目光移向窗户外。北边，那钟楼金顶果然变成乌黑色的，失去了往日的气度。刚才的火气突然消失了大半，他有一种不祥之兆，乌兰城恐怕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呢。怪了，咋能出这种事情？一个城市没有了眼，不就成了瞎子了吗？他想赶快见李卓吾，请他来破解一下这事情。眼看就要进入二千年了，人们盛传世界末日就要到来，这种可怕的预言真要实现

吗？他的身子不由得痉挛了一下，想发的火也发不出来了，挥挥手让崔和走。这年头，人人都求发展，求生存，求解放呢，妇女深受封建礼教的压迫，几千年的仇恨，非要在这世纪末报完不可！章浪放下背包，进浴室里洗了个澡，然后打电话，请李卓吾前来叙谈。

李卓吾就是那个戴墨色眼镜的人。此人年岁不大，在乌兰大学里攻读中国古典文学博士学位，业余时间潜心研究神秘文化，平素总是佛道教协会、名寺庙主持的座上客。偶尔也拿派作势地给人看看手相，看看病，有时候说得准，有时候却没一点道理。好在，这种活动是无偿进行的，没人跟他认真计较。有一回，一家民办大学请他去讲古典文学课，他用了整整一天时间讲《西游记》，把所有听课的学生给征服了。他说《西游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西游记》是破译中国古代社会的密码；《西游记》是中外比较文学的结晶，等等。第二天，全乌兰市里的各大小书店，各种版本的《西游记》全部脱销。从此，李卓吾名声大震，成了乌兰城文人圈里的明星。

· 12 · 不到一刻钟工夫，李卓吾便来了。一进门就问章浪在马镇出了什么事情，弄得全乌兰城的朋友们都为他捏了一把汗。章浪把过程简单地讲了一下，李卓吾有些愤愤不平：“我看这件事不能就此罢休，回头我跟大家说说，起草个材料呈给市委。咱们文人地位本来就低，再不给自己争点权益，往后谁还去当臭老九？”章浪说：“没什么，不就是关了一天多嘛，又没受皮肉之苦。那会儿我就想了，人家真要动刑的话，我就当叛徒呀，自己先把自己出卖了。我请你来是想跟你谈谈钟楼顶子的事。怪怪的，几天雨，就能把钟楼顶子下没了？听说市府下午开会，要调查这事，依你看会有什么结果？”

“结果？现在这事情，没有结果就是结果。”李卓吾说，“凡事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市长能有吃天的本事，能把这社会的大